Name: 黃創夏
Country: ROC
Organization: News 2.0 工作室
Solution: 媒體野武士

國父說：總統是僕人

《野武士周報 Beta---No33》他山之石

辛亥革命後，南京政府成立不久，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，來到剛成立的總統府傳達室苦苦哀求：「讓我進去吧!我要見見大總統。」

剛好，總統府侍從隊長郭漢章走過，便問：「什麼事?」傳達室的人說：「老人要見大總統。我問他有什麼公事，他說沒有。我又問他有沒有什麼意見書提出，他說也沒有。大總統公事忙得很，哪有工夫接見他呢？我向老人解釋了好一會，可是他還是不肯走。」

原來，老人姓蕭，是塩商，聽說南京政府成立了，特地從揚州專程趕來，想瞻仰大總統的豐采。郭漢章見是如此，便對老人說：「請你等一等，我去報告。」

郭漢章向孫中山滙報了情況。孫中山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說：「好，你請他進來，我很願意會見他。」

郭漢章扶著老人走到孫中山面前，介紹說：「這就是大總統。」

孫中山含笑起立，表示歡迎。正要和他握手，老人卻放下手杖跪下，要行從前拜見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禮。

孫中山慌忙扶他起來，親切告訴他說：「總統在職一天，就是國民的公僕，為全國民眾服務。」

老人問：「總統若是離了職呢?」

孫中山說：「總統離職以後，和國民一樣。」

==== 《 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》

陳傳興在他的著作《道德不能罷免》（2006 年 10 月初版，大雁）特別指出政府的「統治者幻覺」：引用一段如下：

「政府・・・將原本是一種受託執行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的這項定義特質，錯誤地看待成是權利・・・甚至由此而產出想據有主權的幻想；逾越了社會契約的基本精神，導致政府原本的中介位置與角色，欲求從治理者這種法定責任與義務的承擔者，轉換成統治者。」

謹以此兩段摘文，獻給那些「體察『聖』心」、「批評總統不應該」、「總統永遠是對的」之「綠衛兵」與「藍衛兵」！

也就是說，在「統治者幻覺」中，執政團體和他的徒眾，往往不由自主的將「經營代理人」自我想像是「產權所有人」，變成了是一種「剽竊人民主權」的狂態。

選舉勝利者要是自我沉溺在「自己人」、「自己的」觀念充斥下，將扭曲「權利」與「權力」從「代理人」變成了「所有人」心理。

這是種「家天下」，國家是「家業」，官位、資源，當然可以「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」，「功能代理人」成為補獲品，淪為「政治獎賞」也不以為忤了。

這種「家天下」的心理，才會有「我怎麼這麼倒霉！」、「哼，好人沒好報！」、「我把你們當人看！」、「都是前朝的爛攤子」・・・的狂慢語氣。

台灣政壇這些年，特別喜愛搞「誰家軍」、「某團隊」，「自己人」文化當道，這種「幫派政治」已證明了既不能納百川，也無法給人民許諾。

因為，剽竊人民主權後，他們在乎的是「自己的桂冠」，以為只要自己「有品德」就是對人民的「施捨」，他們的權位是「獎賞」，卻不再是「人民的委託」，終究，淪為只會「解釋」問題，無心「解決」問題。

最後，再貼上「中華民國」締創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，希望大家能跳脫「剽竊所有權」的「挺」政客宗教情懷，重新憶起打造「中華民國」時，最核心的那一種「苦民所苦」、「人民優先」的終極關懷。

◎附錄：林覺民之「與妻訣別書」

意映卿卿如晤：

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！吾作此書，淚珠和筆墨齊下，不能竟書，而欲擱筆！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謂吾忍舍汝而死，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為汝言之。

吾至愛汝，即此愛汝一念，使吾勇於就死也。吾自遇汝以來，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；然遍地腥羶，滿街狼犬，稱心快意，幾家能夠？語云：「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吾充吾愛汝之心，助天下人愛其所愛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顧汝也。汝體吾此心，於啼泣之餘，亦以天下人為念，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，為天下人謀永福也。汝其勿悲！

汝憶否？四、五年前某夕，吾嘗語曰：「與其使我先死也，無寧汝先吾而死。」汝初聞言而怒；後經吾婉解，雖不謂吾言為是，而亦無辭相答。吾之意，蓋謂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。吾先死，留苦與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寧請汝先死，吾擔悲也。嗟夫！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！

吾真真不能忘汝也。回憶後街之屋，入門穿廊，過前後廳，又三、四折，有小廳，廳旁一室，為吾與汝雙棲之所。初婚三、四月，適冬之望日前後，窗外疏梅篩月影，依稀掩映。吾與汝並肩攜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語？何情不訴？及今思之，空餘淚痕。又回憶六、七年前，吾之逃家復歸也，汝泣告我：「望今後有遠行，必以具告，我願隨君行。」吾亦既許汝矣。前十餘日回家，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；及與汝對，又不能啟口。且以汝之有身也，更恐不勝悲，故惟日日呼酒買醉。嗟夫！當時余心之悲，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。

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。第以今日時勢觀之，天災可以死，盜賊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輩處今日之中國，無時無地不可以死，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，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，吾能之乎？抑汝能之乎？即可不死，而離散不相見，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；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？則較死尤苦也。將奈之何！今日吾與汝幸雙健，天下之人，不當死而死，與不願離而離者，不可數計；鍾情如我輩者，能忍之乎？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，不顧汝也。

吾今日死無餘憾，國事成不成，自有同志者在。依新已五歲，轉眼成人，汝其善撫之，使之肖我。汝腹中之物，吾疑其女也；女必像汝，吾心甚慰；或又是男，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，則我死後，尚有兩意洞在也。甚幸！甚幸！

吾家日後當甚貧；貧無所苦，清靜過日而已。吾今與汝無言矣。吾居九泉之下，遙聞汝哭聲，當哭相和也。吾平日不信有鬼，今則又望其真有；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，吾亦望其言是實；則吾之死，吾靈尚依依汝旁也，汝不必以無侶悲！

吾愛汝至。汝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！吾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！卒不忍獨善其身。嗟乎！紙短情長，所未盡者尚有幾萬千，汝可以模擬得之。吾今不能見汝矣。汝不能舍我，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！一慟！

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書

SOURCE:http://blog.udn.com/karl6406/4313566